

閩西革命斗争史資料

第一輯

金砂暴動

魏金水、范元輝等著

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辦公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K269.4
Z521.9
2

閩西革命斗争史料

金

K269.4/11

魏金

中共龍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這一輯“閩西革命鬥爭史資料”共有六篇文章：“對閩西老區的回憶”、“金砂暴動”、“抗日戰爭時期閩西國共合作談判的經過”、“閩西事變前後的回憶”、“回憶蔭蔽生產鬥爭”、“龍岩縣保衛土地的鬥爭”。這些文章記述了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在閩西老區對敵人進行鬥爭的動人事跡。內容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無論在繼承革命傳統的學習上或是中共黨史的學習上，這些文章都是很可貴的資料，希望讀者注意。

金 砂 暴 動

魏金水 范元輝 等著

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辦公室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東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福建省新華書店發

*

開本787×1092 1/36 印張2 1/9 字數40,000

195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9年9月第5次印刷

印數14,231—26,250

統一書號：T11104·2

定 價：(6)一角九分

K269.4/11

編者的話

閩西是革命老根据地。閩西地区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長期、艱苦而曲折的鬥爭，創造了許多光輝的事跡，也有着不少寶貴的經驗和血的教訓。全省以至全國人民，很久以來就有了解閩西革命鬥爭歷史的愿望，要求有一部比較詳細的介紹閩西革命鬥爭歷史的書，為此，我們編輯了這部“閩西革命鬥爭史資料”。这是由一些堅持革命鬥爭的老同志寫的回憶文章和本室工作人員調查、整理的材料彙集而成的。這些文章，每篇都以通俗的語言說明了一定的史實，但各篇間又有一定的關聯，將來彙集起來，就可以概括地看出閩西革命鬥爭的面貌。

由于条件限制，目前書里的文章还不能按歷史时期的順序出版，但为了配合正在开展的革命傳統教育，供給必要的資料，因此，先分輯付印，以后再予合訂。

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對要求了解閩西情況的讀者、研究歷史的讀者有所幫助。同時，也希望曾在閩西進行革命鬥爭的同志、熟悉閩西革命歷史的同志多多供給我們稿件，支持我們出好這部書。

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辦公室

目 录

編者的話

- 对閩西老区的回憶(代序).....魏金水(1)
- 金砂暴动.....范元輝(6)
- 抗日战争时期閩西國共合作談判的經過.....魏金水(24)
- 龍岩縣保衛土地的斗争.....饒 練(36)
- 閩西事变前后的回憶.....林映雪(54)
- 回憶蔭蔽生產斗争.....林映雪(65)

对閩西老区的回忆（代序）

魏 金 水

当一个光辉远大的理想已经成了广大群众共同理想；当一种信念已经成了广大群众坚定不移的信念时，它将永远是打不碎、摧不烂、并且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閩西老苏区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这一块有着光辉燦爛的革命歷史的土地，就是我们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建造起來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从一九二五年就有了党的組織活动。一九二九年在毛主席直接指導下，閩西七个縣將近八十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農民得到了土地。一九三〇年，蔣介石反革命軍隊开始向这块地区連續作了五次的大圍攻，特別是一九三四年紅軍主力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北上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十五六年來它一直坚持在敌后作艰苦的殘酷的斗争。它經歷过三年游击战争，抗日初期的和平斗争，“皖南事变”后的長期蔭蔽斗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的敌后游击战争。在这些日子里，蔣介石反革命軍隊經常以十倍、甚至百倍的兵力向它圍攻，并企圖以五光政策（搶光、殺光、燒光、移光、捉光）和移民并村、保甲連坐等殘酷毒辣手段來把它消滅。但敌人这一切企圖都失敗了。从

一九二九年土地革命开始，二十多年來在党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共閩粵贛邊省委員会一直就在这塊土地上堅持領導着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它的領導下，中共閩西特委，龍岩、永定等縣縣委、各地区委以及委子礪、后田等村的支部組織都成了存在二十多年的聞名的党的組織、党的战斗隊伍。閩西工農紅軍随毛主席長征后，經過三年游击战争的閩西人民，在党的領導下又組織了一支隊伍参加新四軍北上抗日。直到解放止，現在龍岩專区七个縣一百一十万人口中，有十五万人口的地区，还保存着苏維埃时期的土地制度，成为党的革命歷史中光輝的一頁。

是什么力量使閩西党能堅持得这么長久，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績呢？

首先除依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留在閩西的全体共產黨員的英勇斗争外，主要的是党能依靠群众，和群众結成魚水相依的关系。同时广大群众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坚决相信工農紅軍一定会勝利，毛主席一定会勝利回來。他們知道把帝國主義赶走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消滅了之后，祖國强大起來了，劳动人民就可永远擺脫貧困与飢寒，永远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就在这种偉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下，在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里，閩西广大群众一直緊緊地團結在党的周圍，在党的領導下展开了为保衛土

地制度和蘇維埃給他們的一切自由權利作長期艱苦的鬥爭。在這二十多年來，蔣介石反革命軍隊對閩西人民的燒殺破壞是極其殘酷的，有許多美麗的村莊被毀滅，許多勞動人民世代相傳的一點產業化為灰燼，成千成萬手無寸鐵的老實農民被趕出家園，長期過着流離失所的痛苦生活。如永定內山的戴陽寨，全村被殺得只剩下七個人了。上杭蓮塘全村有三十七戶人家，被燒殺了三十四家。在這些殺人凶犯的屠刀下連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幸免。永定金豐大山，毛主席在那里居住過的萬梨石、牛牯牯、白臘坑等三個村莊百來戶居民的房屋連造紙槽都全部被焚毀了。然而勇敢堅決的閩西人民並沒有因此被吓倒。相反地，他們變得更堅強，鬥爭得更勇敢。三年游擊戰爭和一九四一年以後的長期隱蔽鬥爭時期，廣大群眾經常親切的來安慰與鼓勵我們這些處於異常艱難困苦環境中的黨的工作人員。他們經常一看見黨的工作幹部時就安慰與鼓勵說：“同志呀，你們做得對，堅持下去，我們一定要勝利的，总有一天毛主席的隊伍會回來的。”就在反動派的最殘酷的屠殺下，他們還是照样把對黨的無限信賴和在蘇維埃時期黨給他們規定下來的各種制度變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龍岩后田村群眾每年有青年男女要結婚時，他們還要找到山上去叫工作人員給他們辦手續，進行結婚登記。群眾中不論有大小糾紛，他們照样找到自己的游擊隊和工作人員來

解決，那怕是天大的事情只要工作人員向他們說清道理，就毫無異議地解決了。如龍巖西山区大洋村林臭二夫婦在偽鄉公所門口打架，他倆都不願意進去求偽鄉長來調解，還是寧願走二里多路的地方去找我們的工作人員來解決問題。群眾經常這樣形容我們的工作人員和游擊隊說：“他們是我們自己人，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代表，他們是最公道的人。”國民黨反動派知道了群眾這樣，非常氣憤，威脅群眾說要是再發現誰跟共產黨聯系就殺誰的頭。群眾不怕，都理直氣壯的說：“這是我們的習慣，一時改不了！”

一九三七年冬至三八年春，是游擊隊處在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這時我們為着執行中央實行團結抗日號召，就宣布停止打土豪的行動，開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可是在談判中，直至談判有了結束之後，國民黨當局仍然不發給我們任何物資，企圖使我們無糧兵馬散。就在這最困難的情況下，群眾“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食糧和豬肉甚至把自己到市上去買來的食鹽也拿出來支持隊伍。當時我們用了群眾的東西，為了給群眾個憑據，就用毛邊紙印出一種憑票開給群眾，他們開初把寫有張鼎丞、鄧子恢同志名字的票據當作稀有的珍貴的信用卷流傳着。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因國民黨匪幫的貨幣大大貶值、群眾感到貨物交換太麻煩，就紛紛向我們提出要求說：“同志呀，再印憑票吧，什麼紙都行，只要有了

“它，我們老百姓就好办事了。”就这样，一直到解放，憑票在閩西广大群众中流傳有十多年之久。至于其他珍貴的革命文物，如苏維埃銀行鈔票、紅軍殘廢証書、錦標、少年先鋒隊紅臂章、工会紅旗、信件等被广大群众象生命一样保存下來的那就更多了。如清流縣有一个名叫吳福香的老大娘，把她与紅軍做点心生意賺來的苏維埃銀行鈔票八十多元保存下來，直到解放后兌換了人民幣为止，足足保藏了十六年。

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中，即使在最殘酷黑暗的日子里，坚持在閩西斗争的所有共產黨員也一直記住斯大林同志的一句話：“只要布尔什維克保持着与广大群众的联系，那他們就会是不可戰勝的。”他們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群众也随时随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來保护在工作中的每一个黨員和游擊隊員。有一次，我們一个游擊隊在上杭縣河坑村附近开展工作，正巧遇到了國民黨反动派的軍隊，当我方因众寡不敌、且战且退的退到河坑时，又遇到了該村被國民黨政府强迫組織起來的民团。他們一看是游擊隊，就迅速把游擊隊員分別隱藏起來，一面又把民团分成兩隊，一隊假裝追赶游擊隊，朝着一个方向猛追上去，另一隊在村口等着，一看見那些追赶的國民黨匪軍，就指着民团假追的方向大叫：“在那边，我們民团追过去了。”他們就这样机智的保护了自己的隊伍。再如現任龍岩副專員的吳潮芳同

志，于一九三九年被捕时，連坑村群众集体以自己的生命進行保釋。白土区榴坑村黃秀地（吳作球的妻）是一位只有十九歲的女共產黨員，为保守党的机密，被捕了，臨牺牲时，在刑場高呼“共產党万歲！”，她痛罵那些國民黨匪徒，并莊嚴地告訴他們說：“我死了作球会再討一个老婆，紅軍是殺不完的，共產党会替我报仇的！”在反动派燒殺最殘酷的歲月里，閩西人民照样親切地联系着党的工作同志，經常对工作人員說：“同志呀，不要緊，我們是永远跟着共產党走的，生是共產党的人，死是共產党的鬼，我們是白皮紅心，永远不会变心的。”

閩西人民二十多年來象这样动人的事迹是說不完的，以上所談的只是閩西人民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实际表現的一部分。

金 砂 暴 動

范 元 輝

金砂暴动，这是閩西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影响最大的一次革命斗争。这次革命斗争，一直到現在在群众中还留着很深刻的印象。假如你跟熟悉革命斗争情况的人談起閩西土地革命时期的歷史，他們就会很自然的同你談起

金砂暴動來。那麼，金砂暴動的情況究竟是怎样的呢？這裡就來談談當時的情況。

(一)

金砂，在暴動前是永定縣溪南里的一個鄉村。它在永定縣城的西北角，北部同上杭縣毗連，南邊則接近廣東的大埔縣。

暴動以前，金砂人民在軍閥和豪紳、地主的殘酷壓榨下，痛苦是非常深重的。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打着各種各樣旗號的大小軍閥即不斷地騷擾着永定。他們佔領了永定城以後，就立即建立起自己的軍閥統治，跟着便賣官鬻爵、派軍餉、捉兵担[⊖]，任意索榨。軍閥賴世璜的軍隊到永定，一駐下即派了五萬元光洋的軍餉，可是還嫌不足，又發了一批鴉片煙的種子，要各鄉農民種。農民知道鴉片的為害很大，不願種，軍閥不管群眾如何抗議，還是用“煙草捐”的名義勒索了八萬元；就這樣仍嫌不足，又再以“捐契稅”的名義勒索了四萬元。一九二五年，軍閥謝文炳也是一到永定就派了十萬元的捐款，與他同時在永定而派系不同的軍閥劉志陸、陳修爵、李雲復等也在各鄉村紛紛派工、派款。

⊖ 反動軍隊在行動時任意捉羣眾給他們挑東西，永定話叫做“捉兵担”。

據統計，從一九二三年春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間，不到三年中，不同軍閥往返占領永定共計七次。這些軍閥每來一次就要換一次官、重派一番捐稅，同時拉夫、派工，弄到後來，連軍閥們自己也找不出什麼好借口來勒索了。於是便興出了所謂“預借”，即在前一年預收下一年以至後幾年的捐稅，在一九二五年，所謂“田糧預借”即已借到一九三四年了。

豪紳、地主和軍閥勾結起來壓榨人民，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比如，軍閥們所派的捐稅，有些是派給所謂“殷實富戶”，也就是豪紳、地主的。可是，這些人實際上沒有出什麼錢，全部都轉嫁到農民頭上去了。不少豪紳、地主甚至还借這個機會大發橫財。他們剝削群眾的辦法是：由地主、豪紳出面統一包下軍閥們所要籌的捐稅，然後再分區、分鄉一層層“承包”下去。這樣，不管你大家小戶，每戶都要分攤一分，他們自己非但出一文錢，反而加大數目，從中取利。正如一首民歌所描寫的：

想起無錢會發癲，

講起豪紳心就煎，

勾結官廳派軍餉，

要派五百派一千。

金砂就是當時被轉嫁和勒索得最多的地方之一。由於金砂農民所種的田大部分都是城內地主的，大小事務包括派

捐、派款等一向也都操縱在這些城內地主手里；加上離城近，來往很方便，受兵士的騷擾和被拉去挑兵担的也就特別多。城內豪紳地主廖鏡波、吳雁樓等更勾結金砂本地的捐棍丘干鳳、賴漢民、張光華在金砂大肆勒索。為了斂財，他們利用農民的落后情緒，舉辦所謂“鄒公聖王[⊙]誕”，發動迎神賽會、聚賭，從中收稅。至於挑兵担更是一件苦事，被抓去挑兵担的人，很多流落在異鄉始終沒有回來，即使僥幸能回來的，也已經是受盡千辛萬苦變成乞丐了。

但是，這只是兵災。除了兵災以外，金砂人民所受的封建剝削也很厲害。地主交給金砂人民耕種的田地，絕大部分都是按照所謂“業七佃三”[⊙]的比例定下來的“鐵租”。農民一定要按照這個鐵定的租額，每年“風旱不變”地給地主交租；“上冬不夠，下冬補足”，下冬再補不足就要奪佃，甚至被送進監獄。個別地主的租額甚至高到八、九成，如地主鄒興湘租給農民張和靈的四十桶谷田，每年就要收三十六桶租谷；而收租又是大斗入小斗出的，地主賴超源收租的斗，一斗就有十三升多。有首山歌描寫這種情況說：

勞苦農民一到秋，

[⊙]祀宋人鄒應龍。

[⊙]收穫的總額地主得70%，農民僅得30%。

个个眉头又額綯，
皆因地主筋籬大，
不論風旱十足收。

这真是千真万確的。

在地主豪紳的重重盤剝之下，農民只有“寅食卯糧”，借債渡日。借債的利息，一般是在青黃不接時借一担谷，隔二、三個月收成時，就要還二担到三担，如果還不起，便要利上加利，連本帶利的盤滾。這樣，用不到很久，作為抵押品的田地房屋就變成債主的了。

此外，衙門里的差人和地主的狗腿到農民家里來收捐、討債，農民必須用好酒、好菜來招待，在他們走時，還要送上一筆“草鞋費”，其實這種“草鞋”的作價也很不低，一般要五角到一塊光洋。在群眾生活極其困苦的情況下，光是這筆“草鞋費”也是一項很吃力的負擔。在這樣的層層索榨之下，金砂人民的生活是極其痛苦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越來越貧困。正如阮山同志所作的“救窮歌”里所說的：

木匠師傅篾縛床，
裁縫師傅爛衣裳，
泥水師傅無屋住，
耕田之人空米房。

(二)

受苦窮人工農兵，
豪紳壓迫十分深，
出頭須從團結起，
切切莫做可憐人。⊙

一九二七年，金砂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活動。組織和領導這些革命活動的人是張鼎丞同志。

張鼎丞同志是金砂中金鄉人，是個貧苦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對金砂人民所受的三重壓迫感受很深切。對人民的這些痛苦極為同情，極想為群眾解除這些痛苦。由於他的豐富的知識和為人公正、勤勞，受到全鄉人的愛戴，曾被選為金砂公學的校長。這在一個貧苦出身的知識分子，已經是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榮譽了。其後，他到廣東去教書，在那裡接觸了馬列主義思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他回到金砂，就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金砂最早的革命活動，是以學校為據點，來發展黨的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當時發展的黨員有教員、學生，也有一當分貧苦農民。最早的黨員有小學教師賴益三、丘啓勳

⊙當時所流傳的革命民歌，下同。

和農民范炳元等，並成立了黨小組。這些黨員與群眾特別是青年群眾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們成為當時黨團結和領導群眾鬥爭的主要骨幹。金砂黨組織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和中共福建省委“爭取群眾，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鬥爭方針，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反對國民黨軍閥、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壓迫剝削”、“反對收租逼債”的政治主張，並把這些主張和本地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具體事例結合起來，先在黨內進行教育，然後向群眾進行廣泛宣傳，逐步地開展工作。

一、組織力量：

黨是有遠大的政治目標的，但是在開始的時候卻必須從實際出發，從群眾最容易接受而又是群眾所最關心的事情開始。金砂黨組織群眾的工作就是從平民夜校開始的。

平民夜校是黨所領導的，教員絕大部分是黨員。夜校的政治教育，是着重地揭發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罪惡，激發群眾對舊社會的仇恨，提高其階級覺悟，從而宣傳黨的政治主張，通過這個形式把廣大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

經過細致和深入的宣傳教育以後，黨就在各鄉村發展黨組織和團組織，建立黨支部和團支部。與此同時，黨在金砂又大力發展了農民協會，使之成為廣泛性的群眾團體，並在農民協會會員中選擇革命意志堅定的組織鐵血團。